

來自心海的消息・開路側記

◎麒麟

延期代表什麼 是否還會開工

早晨經過後校門時，不經意看見新工社區嵌在水泥壁的佈告欄上一個號外，挺顯眼的，不知道是什麼普天同慶的大新聞。

湊進前看，原來是二八四巷要開路。

說來二八四巷的成長有些畸型，位在山腳地帶，一個上千戶大社區對外通路僅靠一條寬不超過十米的小道，而社區還在不斷挖山擴充；看起來好像惡性腫瘤在人體恣意伸展一樣，只見房子一棟一棟立了起來，卻始終不見向外交通的拓建計劃，這回開路，該算是二八四巷喜事一樁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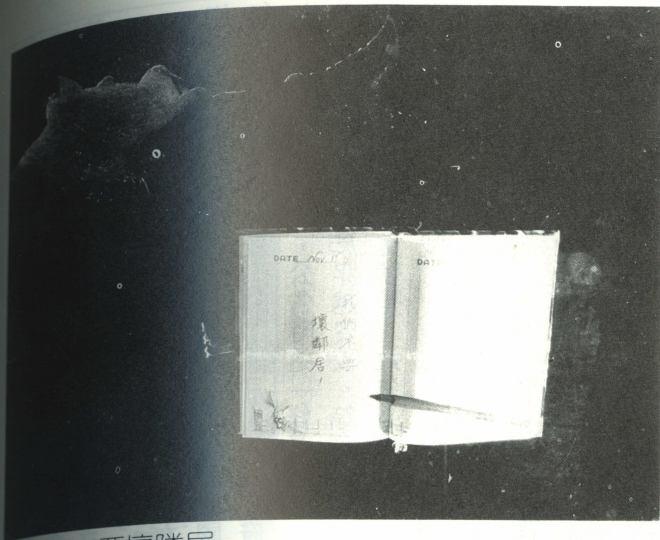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不知道怎麼開呢？看看四周地形，這其中似乎有些學問！

今天天氣不錯，人卻倒楣；體育課不慎摔壞眼鏡，沒想到一千度的鏡片也有摔破的可能，真是令眼鏡專家跌破眼鏡！

上午聽到一些開路的「耳語」，「mur mur」，挺聒噪的，據說是有馬路要穿過學校云云，真是動搖人心。

怎麼一回事？又有人動學校土地的主意了！

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；去年滿城風雨的遷校案殷鑒不遠，給我們的經驗是：學校儘速將詳情公諸師生，師生在明瞭真象後，能綜合並適切地表達意見給校方；也惟有學校與師生站在相同立場，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。



▲我們不要壞鄰居

不知道這次風波是大是小？是因是吉？

今天人報出了「馬路穿校特別報導」特刊，詳細記錄報導了開路事件的實情。

原來二八四巷覬覦的是學校能讓出部分土地來開路。

看了開路計劃圖，主其事者真個叫神來一筆，讓人拍案驚絕！校地被莫名其妙切割成八塊。

倪匡小說有種「支離人」，人可以手足支離；只不過那是純想像的科幻小說。

民初有種戲法叫大卸八塊，表演的人可以將身體支解成八塊，再結合起來。

戲法當然也是騙人的，只是馬路穿校一旦成為事實，可就不是唬人的了。

二八四巷某位里長「很激動」地說北醫有義務讓他們開路，並列舉一些讓人發噱的理由。

有那麼一則故事，二八四巷一個招牌掉下來砸死三個人，其中有二個人是北醫學生。

也許不過是則笑話，退一步想，難道北醫學生在促使二八四巷進步為千戶大社區這方面，沒有一點功勞？若非北醫學生的消費與租屋，新工社區會有今日的繁榮！

校地的完整是學校進步的要件之一，沒有完整校地，不但師生皆感不便，而且道路闢成後，帶進了熙攘人車，學校成了「交流道」，

那邊連個公園都不如。

傍晚夕陽沈落學校後面小山，從楓林道望去，斑駁的樹葉間參差著暮色，是一幅絕佳的風景圖；只是不知為何有人忍心破壞。

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宇宙銀河太陽系裏有個水星凌日奇觀，同年同月同日，地球上某處發生馬路穿校玄案。

案情玄而不決，如同章回小說一般：「畢竟北醫學子與二八四巷鬥法，誰人占得上風，且聽下回分解」。

學校開路新聞又上報了，中國時報地方新聞版連載了幾天，約莫這回學校又揚名了。

活動中心和人報所做問卷調查也統計完成，結果當然是羣生激憤。

激的是居然有人如此不講理。

憤的是導致開路的原因，如果在一個正常的學校用地上開路，是否合法？

學生的意見已經很清楚了，強烈反對；有人不講理、不明理，也是少數二八四巷居民，不明白我們這樣的校地，對學校的長遠發展而言，已經過於狹小。

但若是校地地目為學校用地，除非主張開路的人視法律而不見，否則事情不會發生。

細探其究，這真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。

感冒了；晨起時頭疼欲裂，喉如刀割，渾身疲軟，什麼事都懶得想，懶得動了；乾脆橫了心，效法最後一課作者郁德的平日作為，蹣了一天的課，躺在床上昏睡一整天。

傍晚落了些雨，氛圍有些潮溼起來，我從學校後門走往杏春樓；飄雨的天空一片灰靄，沈沈地覆著台北盆地。西風緊起，又是楓葉零落的季節。

校舍的古舊磚紅，在瑟縮的秋風斜雨中，竟顯得格外蒼涼，格外淒美。仿似還留著中古世紀歐羅巴傾頹城堡的餘韻。

繞到川堂看北醫學生對開路案的意見，原來，北醫人畢竟不是沈默的一羣。

期中考準備得暈頭轉向，許多科都在抱求佛腳，臨陣磨槍，成天就沒命地翻書。

中午得到一個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消息，開路案延期了。

延期代表什麼呢？是否還有開工的可能？我不願去想了，很累。